

恐惧高额医药费 他弃病妻逃跑

得知妻子患尿毒症需要巨额治疗费,从广东打工回西安的丈夫留下一封短信后不辞而别,再也无法联系上。

“我妈说了,如果他能回来,他肯道歉,看在我们的面上,我妈可以原谅他。”周大学16岁的女儿说,父亲的离去,多少也伤害了她和只有两岁的妹妹。

舆论的谴责并不能减少对亲人的伤害。可是,他又何止伤害了一家人?

“我娃还没回来么,不是去西安啦……”闷热的天气下,前襟湿透的罗云春放下手里的筐箩,一脸茫然地说。

尽管儿子周大学离开重病妻子的事已过去了3天,可罗云春和老伴还不知情。在她身后,涂着白石灰的土屋已有些年头,屋的西边,一扇朝东开的贴着“福”字的小门——便是儿子一家的住处。

罗云春说,“老五”(指周大学)结婚后,没地方住,她和老伴没办法就把屋子隔出来了一小间,给他们住。

说起两个人的事,老人正翻着红薯片的手,停了下来。在她身后几米远的地方,满脸沧桑的老伴周民财正蹲在地上,一声不响地抽着烟。

数月前夫妻曾闹离婚

青山乡距陕西商南县城不到20公里,顺着弯弯曲曲的山间盘道,很快就能看到处于一片葱翠之中的青山村。

问起周大学弃妻的事,很多村民选择了沉默。不过也有村民对周大学的行为感到气愤和不懈,“夫妻都做了那么久,又有孩子,再怎么,老婆有病,当丈夫的也不能甩手就走了啊!”

之前,有报道说周大学和妻子曾在两三年前闹离婚,事

实上那只是夫妻间吵吵嘴而已。在罗云春夫妇看来,真正闹离婚,还是今年三四月间的事。

“有一天晚上,周大学看电视,媳妇嫌太晚了不让看,就争起来,结果一旁睡觉的孙女发了句牢骚,被儿子打了一巴掌,媳妇就不答应了。”罗云春说,两口子为离婚闹了一阵子,儿子不离,后来媳妇把离婚诉状投到了商南县富水法庭,可后来经过法庭调解,又没有离成。

诉状是冯书琴撤的,为什么当时要离,后来要撤,没人说得清楚。

周的大女儿周亚青说,小时候感觉父母关系不错,虽然父亲不常在家,但对自己也还好。上次父母闹离婚,她还在学校,并不知情。

周大学与冯书琴结婚之前,冯书琴就已在广东打工了,婚后不久,两口子分别到深圳和西安打工。大前年,有了第二个女儿后,冯书琴就在家带孩子,由周出外打工,但周大学一出去两年都没回来。

在家,冯书琴一边带孩子,一边还要做庄稼活。跟村里所有的媳妇一样,她希望丈夫的收入能多一些,这样,给小女儿买奶粉,供大女儿上学,也就不那么紧巴了。

“她就是觉得我娃(指周大学)懒,怕动弹,可他哪是懒哟!”罗云春说,十多年前,周大学被检查出了乙肝,后来也没好好治,有一次打工回来,瘦得只有八十多斤。“有病的身子,哪还有太多的力气去干活?”

对于一个身高一米七的人来说,八十多斤的体重怎能不让父母揪心。父亲周民财称,儿子外出打工多年,又累又苦,总想着能多寄些钱给家里,所以就省吃俭用,有病也舍不得吃营养品,这次走之前,小儿子还在县城给他抓了几服中药……“你想,一顿早饭只吃一块钱的两个小包子,还都是干体力活,这咋成?”周民财说。

村民对夫妻不一样的评价

在村子里,人们对冯书琴的评价,远远要好于周大学。

“农村女人带孩子是很不容易的,既要照顾娃,又要下地干活,她这些年一直在家,把这两件事都做得不错,是很难得的。”青山村村主任王民栓家与周家相距不远,他对冯书琴的印象是“挺能干”,做事“干脆、利索”。

王民栓的儿媳妇提起冯书琴来,更是赞不绝口,说农村里面这样能干的女人实在不多见。对周大学,王民栓则有些看法。

前两年天气大旱,作为村会计的王民栓倡议大家挖井,用井水浇地。挖的时候,村里人都来帮忙,可周大学就是坐在家不动,他曾几次找周,都被拒绝;后来井挖好了,周大学却拎着桶来打水,遭到他的一通奚落,结果两人大吵了一回。

提起他,一些村民说,他是个“说不成的人”。这个“说不成”,在村民余秋菊看来,就是跟一般人有些不一样,脾气“烈”,性子躁。

从小看着周大学长大的周菊芳回忆,周小时候还是很聪明的,不知怎么有了病以后,就跟换了个人一样。

周大学有肝病一事,村里很多人不知道,只是觉得他越来越瘦,如实交待同狱友在周大学被检查出了乙肝,后来也没好好治,有一次打工回来,瘦得只有八十多斤。

对这种说法,周大学的女儿周亚青认为是没有的事,而且她始终不认为父母感情出现矛盾是因为钱。

他把重负抛给了妻女

对于周大学的病,周亚青说,印象中父亲的病并没有那么厉害,而且近几年好像已经把病治好了。但周大学的病究竟严重不严重?由于他长期在外,没有人能说清楚。

在村里,一提起生病,没有

人不怕。毕竟,生病,尤其是慢性病,不仅折磨人,而且拖累家庭。“少吃点少喝点没啥,就是怕得病,尤其是大病,一个家就毁了!”村民孟改换患了十多年的颈椎病,由于是慢性的,不住院,每一次报销费,就是4.6元——“我家里两个娃,都在上学,现在打工又不好打,得个病,钱都一点一点地流出去了”。

目前村里过得最拮据的,就是有重病患者的家庭。青山乡副乡长杜军说,比起周大学、冯书琴,村里还有病更重的,一些有偏瘫在床病人的家庭,过得也都很苦。

2006年,新合疗才在青山村普及起来。以前,村民对疾病的态度主要是“扛”,实在“扛”不过去了,才到医院看。因而很多人等到去医院看病的时候,可能已延误成了大病。

据周大学的亲人讲,周被查出患肝病后,从来没有住过医院,更没有时间去治疗,为的就是能在外面多挣些钱。可是,没想到他没倒下,妻子却患上了重病。

2009年6月,即在周大学外出打工后不久,冯书琴突然浑身浮肿,肿得连眼睛都要睁不开了。到西安检查后,才知道得的是尿毒症。这个不幸的消息,让她几乎蒙了。但个性坚强的冯书琴还是回去贷了1万元钱,住进了西安的医院。

冯书琴说,住院当天,她期盼的就是丈夫能够回来陪她。7月5日,得到消息的周大学从广东赶回。可到了次日一早,当冯书琴醒来时,丈夫已杳然无踪,一封诀别信和一封离婚协议书,重重击倒了她。

“当我知道你得了尿毒症的时候,我一下子都傻了……听医生说,做透析一个月就是三四千块,要是换肾得花十三四万元,家属配对也得七八万元。高昂的医疗费对我来说,就是天文数字,这几天我一直在想,我的出路在哪里,还有两个孩子,现在我只对对不起你们,

我只有逃避这一现实……”

周大学“逃走”了,他试图摆脱对巨额医药费的恐惧,可是,却将更大的恐惧抛给了妻子、女儿。

在丈夫“逃走”的当天,冯书琴在医院一个没有人的角落,呆了许久。

无奈的现状

在妻子病痛、女儿最需要自己的时候选择“逃走”,周大学的行径遭到了来自社会各方面的谴责。

可是在青山村,说起这件事,人们除了气愤,更多的是对现状的无奈。“唉,现在南方经济不景气,打工也不好打了,他出去,能干什么?”对于周大学的“逃走”,一位常年在外打工的村民认为,周跑了,将来还得回来,不然村里人会怎么看他?再说,现在外面的经济形势也不是很好,凭体力谋生,对他来说,也不是件容易的事。

青山村有近400户、1400多人。村民的收入主要来源于种庄稼、打工。其中种庄稼的收入占到30%,剩下百分之五六十则来自于村民的外出打工。

今年24岁的王雁已有6年的打工经历了。最近一次没出去几天,就又返回了村里。王雁说,以前工资再低,也就是一个月1500元到1600元,现在直接是工资860元,还不包吃住,没办法只好回来了。

同他一样,今年上半年外出打工的年轻人大多又回来了。由于村里没什么活,只能帮着干干庄稼活,打打短工。

据村民估计,大家今年的收入,将会比往年少很多。

村主任王民栓说,为了致富,发展经济,去年村里筹划了养鸡、养猪两个养殖场,但因资金不足,现在还没有搞种。

“目前村里还在搞一个电子厂,将来还能解决50—60人的就业问题”,在王民栓看来,打工并非长久之计,他憧憬着等村里的企业效益好起来

后,能解决收入、福利等一系列棘手问题。

“要是爸爸回来就好了”

7月18日,在周大学走后的第三天早上,周亚青扶着重病的母亲,踏上了回家的路。

虽然经历了被父亲抛弃的剧痛,但令周亚青欣慰的是,周围的好心人是那么多。父亲虽然走了,但社会给了自己一家人生活下去的勇气。

在媒体报道了周大学弃妻一事,冯书琴受到了各界爱心人士的关注。短短几天,仅捐款就有6万多元,这笔钱至少可以让母亲得到一段时间的治疗。

西安交大一附院腹透室教室的医务人员介绍,相比于住院进行腹透治疗,患者回家自行腹透是省钱又不影响效果的唯一办法。住院几天来,他们已经把腹膜透析的知识教给冯书琴和她女儿,回去后只要严格按操作程序办,跟医院的治疗效果一样。

据悉,回家后,冯书琴最初一段时间的透析,每次大约花费2500元左右,以后会慢慢降低到每次800元。相比之下,6万多元的捐款,也只能是解一时之急。

周亚青说,尽管自己也是学医的,但透析的过程在她看来还是很复杂的,尤其是杀菌,腹透要求有一个独立的操作间,而且必须是无菌的,一天要消毒多次,这在各方面条件都很落后的农村,不仅不容易做到,而且很费精力。“要是爸爸回来就好了。”在驶往商南的客车上,已给父亲打过多次电话的周亚青无奈地说。“我妈说了,如果他能回来照顾她,看在我妹妹的面上,她会原谅父亲的。”

周亚青还讲,父亲的手机一直关机,现在她的心理压力很大,因为对她而言,仅凭她一人之力回家给母亲进行腹透,并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。

据《华商报》

“绝活儿”警官:数字里“看”出疑犯

办公室里,烟灰缸中堆起了高高的烟蒂。他对着电脑,密密麻麻的电话号码在他面前码开,他一遍又一遍审视、比较,突然,他豁然开朗。

一桩砸车玻璃系列盗窃案件顺利告破。在办案人员兴高采烈欢庆胜利的时候,办公室里,他开始研究下一组电话号码。

他,就是本文主人公,大连市公安局西岗分局刑侦大队情报中队代理中队长赵海军。

他的绝活很特别

1984年,赵海军从辽宁警官高等专科学校一毕业,就进了大连市公安局西岗分局。熟悉了赵海军的人都说,这个人干起活来一根筋,进入“痴”的状态。赵海军的绝活儿就是从数不清的电话号码里查找犯罪嫌疑人线索,提供给办案人员,办案人员按图索骥,一抓一个准儿。20多年来,他负责侦破的案件有2000多起,协助侦破的案件有近800起,抓获犯罪嫌疑人500多人。

赵海军迷上电话号码破案始于1995年。

1995年7月,西岗分局接到报案,报案人说,他的“大哥

大”当月话费竟然高达36万元,局里让赵海军负责这个案子。赵海军跑了一个多月,多方请教专家,赵海军最终确定盗用那个“大哥大”号码的是一个广东人。这个案子属于典型的异地盗号,在当时条件下,抓回犯罪嫌疑人基本无望。

“别用这个号了,免得损失更大!”赵海军苦笑,只能给报案人这样一个无奈的答复。

从那时起,赵海军盯上了各种各样的电话号码。他收集了不少和信息研判有关的书籍,一本一本本地读,遇到不懂的就向内行人请教。赵海军常常在办公室一坐就是一天,手上拿着烟,盯着密密麻麻的电话单子出神,有时烟头烧着手,才一激灵回过神来。

看时间长了,那些电话号码在赵海军眼前变活了,能说话了,他从中读出来的线索就多了起来。

电话单子破大案

1998年8月,西岗区接连发生70余起撬防盗门入室盗窃案件,涉案金额达200多万元。一时间闹得人心惶惶。这伙大盗作案手段高明,几乎不留痕迹。赵海军仔细翻阅被害人丢失财物清单,发现3起案子有3部手机被盗,心里有了数。他查询一下,得知其中一部被盗手机曾在案发现场附近打了两个公用电话。他从这两个号码入手,调出通话单子,一头扎

进办公室,开始了独特的侦查。

厚厚的电话单子,赵海军和它们耗上了。一串串号码在他眼前“走”过,一个个被排除,三天三夜,突然揪住一个号码,号码的主人是李某。一直等消息的大队长听说李某在案发现场出现过,一拍大腿:“肯定是他!”

李某是大连有名的惯偷,劣迹斑斑,多次被警方打击。专案组找到李某,李某自知罪孽深重,如实供述伙同狱友在大连撬防盗门入室盗窃,同伙竟达20多人。警方雷霆出击,抓住13人,一举破了300多起案子。

侦破这桩公案,西岗分局受到大连市政府、市公安局通令嘉奖,刑警大队荣记集体二等功,赵海军荣立三等功。

奇妙的第六感觉

看话单,分析信息,这个活儿枯燥得很,一般人看一眼就腻味了,可赵海军乐此不疲。

“运用信息破案,关键是找到某种关联,时间与时间、地域与地域、人与人,都有关联。找到这种关联,离破案就不远了。当然这需要技巧、积累,比如地理环境等,都要储存在大脑里,同时还需要丰富的想象力。”

赵海军讲了一个故事。

有一年,西岗区发生一起系列盗窃出租车牌子、计价器敲诈案件,作案人挺狂,留下电话,让受害人打电话拿钱赎自

己的东西。有人自认倒霉,花钱免灾,给作案人汇款,有人气不过,愤而报案。

赵海军看了作案人留下的手机号,是黑龙江的,调出通话单子,认真琢磨。单子上显示的大都是从大连地区打进来的电话,看来不少受害人给作案人“进过贡”。有几个是作案人打给南关岭的几个固定电话。这个黑龙江人为什么往南关岭打电话?只有一种可能,他想在那里租房子!这个大胆推断令赵海军兴奋不已,他拿起电话,拨通其中一个号码,电话通了,另一边是个男人接听的。“你的房子租不租?”赵海军假装是租房子的,对方说房子刚刚租出去。

赵海军和侦查员赶到南关岭,找到出租房屋那家,敲门,只有女主人在家。“你家房子租给谁了?”“没有啊,谁也没租。”赵海军想可能女主人不知道房子已经租出去了,就让她把当家人找回来。不一会儿男主人回来了,双方说清缘由,那夫妻惊出一身冷汗,连忙领赵海军去自家出租的房子。

到了租房,打开锁,进屋一看,屋里没人。赵海军发现桌子上有一部手机,正是作案人使用的号码。他们在附近守了一天,等作案人回到住处,正好瓮中捉鳖。

“我的第六感觉很好,看到作案人给大连本地打固定电话,立刻反应到他有可能要在

大连租房子。结果真抓住了犯罪嫌疑人!”

信息平台显奇效

2006年,西岗分局成立了刑警大队情报中队,局里点将点到赵海军,他就成了情报中队的带头人。搞情报信息,赵海军不是科班出身,以前分析电话号码破案,凭的是个人兴趣。一旦干上专业,一切都得像模像样,中规中矩。一根筋的赵海军一门心思琢磨工作,首先规划构建西岗分局刑侦工作信息化的新格局、新框架,然后一砖一瓦搭建心目中的情报信息大厦。

在分局支持下,赵海军建立了西岗分局刑侦数据库,又联系软件公司对数据进行梳理,建立了刑警大队综合查询系统。在此基础上,赵海军自主研发出“西岗刑侦综合信息平台”,方便查询,轻轻点击,网页上分门别类,有要案追踪、综合查询、协查通报等栏目,囊括了整个刑侦业务。

信息平台搭建起来了,这玩意有没有用?不少人看赵海军忙活,感到不以为然。赵海军不紧不慢地说:着啥急,到时候就派上用场了。

2007年2月2日,长春路260号发生特大入室抢劫案,一名女子被歹徒持刀抢走人民币5万余元及手表等大量物品,这个案子影响很大。分局让赵海军负责这起案件的信息研判,尽快提供有价值的线索。被

害人是一家歌厅服务员,接触各类人不计其数,赵海军围绕被害人的相关信息作分析,竟然毫无头绪。一连几天,他都彷徨在数万条信息中,仿佛陷进泥潭,不能自拔。

压力自不必说,赵海军知道,这不光是对个人的考验,也是对刚刚成立的情报中队的检验。如果破不了案,以往的工作等于无用功。赵海军坐在电脑前,一遍又一遍分析数据,眼珠子生疼,抽烟抽得嘴都麻木了,终于确定3名重点嫌疑人。他又进一步剥茧抽丝,层层剥离,结合其他信息作综合分析判断,“就是他们干的!”

案子破了。

同年5月,赵海军运用情报信息导侦系统,从乱麻套子一般的线索中发现一个疑点,揪出一个杀人逃犯张某。此人1994年冬天在民乐街杀人潜逃,改名换姓,在青岛结婚生子,过上太平日子,但还是没逃过赵海军的“算计”。

如今,赵海军的办公室车马炮齐备,全是先进的家伙,情报系统持续升级,资料库里储存了十几亿条信息。在大连有影响的案件,诸如“8·08”系列入室盗窃案、“2·02”特大入室抢劫案、“11·05”雇凶杀人案、“7·09”雇凶伤害政协委员案等等,情报中队都立下了汗马功劳。仅从2006年至今,赵海军运用信息平台就抓获165名逃犯。

据《辽宁法制报》